

金山农民画的起源、发展与现状研究

刘磊¹, 江滨¹, 周泽辰¹, 张书豪²

(1.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上海 201411; 2.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 曼谷 10300)

摘要: 在城镇化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背景下, 作为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 金山农民画正面临传承动力减弱、文化产业竞争加剧以及创新资源不足等结构性挑战。围绕“金山农民画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议题, 本研究综合运用民间美术理论、文化传承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 对其起源与发展脉络、艺术风格建构及技法来源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采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法, 并对传承体系建设、基地平台构建、产业链拓展及数字化实践进行了整体评估。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历史演进、艺术形态与当代保护实践纳入统一的分析体系, 从而揭示金山农民画由乡土艺术向文化品牌及数字媒介延伸的内在逻辑。研究价值在于为区域性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再生产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 同时对非遗保护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升级与艺术教育具有现实参考意义。研究意义在于探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能路径, 以期为民间艺术的长期活化与可持续传承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关键词: 金山农民画; 民间美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机制; 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 TS664.1 ; TU238

DOI: <https://doi.org/10.71411/-2025-v1i4-1047>

Research o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Jinshan Farmer Paintings

Liu Lei¹, Jiang Bin¹, Zhou Zezhen¹, Zhang Shuhao²

(1. Shanghai Zhongqi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500; 2. 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 Bangkok 1030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profou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Jinshan Farmers' Painting—an iconic form of folk art in the Jiangnan region—is encountering structural challenges such as declining transmission capacity,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 for

artistic innovation. Centered on the question of how Jinshan Farmers' Painting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employs theories of folk ar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protection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its historical origin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rtistic styles, and multi-source technical foundations. Methodologically,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investigation,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are integrated to evaluate contemporary mechanisms of transmission, bas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chain expans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situat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artistic morphology, and current protection practices within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reby revealing the internal logic through which Jinshan Farmers' Painting evolves from a local folk expression into a cultural brand and digital media form.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clearer analytic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production of regional folk arts in modern society and offer practical insights for ICH policy-making, cultural-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art education. More broadl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feasible pathways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rt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ir long-term vitality.

Key word: Jinshan Farmers' Painting; Folk A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ultural Innovation

在城镇化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金山农民画的传承与发展正经历深刻转型。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生活场景的弱化，其创作群体逐渐老龄化，依托乡土经验的艺术逻辑与审美体系也受到冲击。同时，文化产业竞争愈发激烈，数字媒介、文旅经济与市场化机制不断介入，使金山农民画在保持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难度持续上升。传统技法所依赖的生活语境与当代社会对文化创新的需求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张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梳理金山农民画的历史演进脉络，不仅有助于理解其艺术风格的生成机制，也能够揭示其多源技法体系所依托的文化根基。进一步分析其传承体系、产业发展与文

化生态，可帮助厘清这一艺术形态如何在制度化保护、市场化参与与社区文化之间不断调整自身的生存逻辑。此外，金山农民画在区域文化建构以及国际传播中的角色，也为理解其当代价值提供了更加多维的视角。

基于此，本文在整合历史、艺术与文化生态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聚焦金山农民画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其一，传统生活经验日益淡化的情境下，金山农民画赖以维系的文化根性应如何被重新界定与延续；其二，面对数字化与创新驱动的文化环境，传统技艺的精神内涵如何在创新实践中避免被稀释。围绕这些核心议题，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相应分析框架，旨在呈现金山农民画在新时代语境中的文化

价值与发展图景，并为其可持续传承与创新提供可行的研究支撑。

1 金山农民画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脉络

发展阶段	时间段
起源奠基期	1958-1964
标志性突破	1965
系统化发展	1972-1974
风格确立期	1976
风格确立与快速发展	1977-1997 年
世纪之交的转型探索	1998-2012 年
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2013 年至今

表 1 发展历程时间线

通过 CNKI 数据库，以关键词“金山农民画”检索可得发文量折线图，从折线图所示数据来看，“金山农民画”主题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在 1980 年至 2025 年间呈现出低基数、长周期、波动式的增长趋势。总体上，早期（1980—1995 年）发文数量较低，多数年份在 0—3 篇之间小幅波动，仅在少数年份（如 1983 年和 1994 年）出现略高的峰点，但持续性不强，说明该研究主题在早期处于相对稀疏的关注状态。（图 1）

进入 2000 年后，发文数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提升。2005 年前后出现一次小幅上升，而 2007 年、2010 年等年份形成局部峰值，发文数接近 8—10 篇左右，显示出研究关注度在此阶段有所强化。2013—2017 年为图中的主要高值段，尤其 2016 年达到最高峰值（约 12 篇），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增长态势，说明该主题在该时段具有较高的学术热度。

2018 年之后，发文数量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并在 2019 年降至最低点（约 1 篇），但随后又在 2021 年出现回升（约 8 篇），整体呈现下降后的再恢复趋势；至 2025 年数据，数量虽未恢复至早期最高峰，但仍处于中等水平（约 6 篇），具有一定稳定性。

总体而言，该折线图反映出“金山农民画”研究呈现出由低起点、经中期上升、高峰期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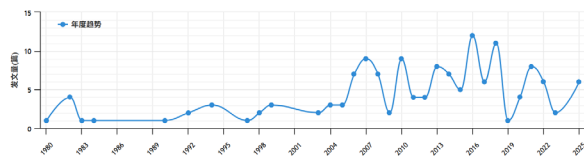


图 1 “金山农民画”“发文量折线图

再到后期波动恢复的趋势结构；研究数量虽有明显波动，但整体重心较早期明显抬升，表明该主题在长时间尺度上逐步获得了更持续和更稳定的学术关注。

1.1 起源背景与早期探索（1958-1976 年）

金山农民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58 年，当时金山县城乡出现大量富含浪漫色彩的宣传画，为其后农民画的生成奠定了初步的文化与视觉基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于 1965 年，枫围公社胜利大队农民陈富林、龚明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创作了 46 幅村史、家史题材作品，因深受群众认可而引发县文化部门的系统关注。1972 年，县文化馆在该大队设立农民美术学习班，开展较为规范的绘画技能培训，成为金山农民画系统化发展的关键起点。同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吴彤章调任县文化馆负责群文美术工作，并成为金山农民画发展史中的核心推动者。1974 年初，被誉为具有样板戏式示范效应的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上海展出后，市文化主管部门要求郊县文化机构学习其经验并组织农民开展创作。同年，程十发等著名画家赴枫围深入基层指导，以速写、素描等方法引导农民进行绘画实践，村中美术爱好者在户县农民画的启发下逐渐形成金山农民画的初期风貌。

需要指出的是，金山农民画在早期并未简单复制户县模式，而是在借鉴基础上探索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艺术路径。1976 年，全国筹备选送农民画作品赴加拿大和芬兰展出，吴彤章依据自身审美判断选送多幅凸显乡土生活气息的作品。结果显示，上海郊县共报送 30 幅作品，最终入

选的6幅全部来自金山农民画,分别为胡伟《参观养猪场》、庄四良《大队拖拉机站》、阮章云《花鲜猪更肥》、沈德贤《采珍珠》、徐小星《立新茶楼》以及薛德良、林来源《围海造田》。这些作品在风格上明显区别于户县农民画,呈现浓郁乡土特质,标志着金山农民画的独特艺术风格正式确立。

1.2 风格确立与快速发展(1977-1997年)

1977年是金山农民画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为探索金山农民画的持续发展路径,吴彤章与另一位辅导教师阮章云在学员曹秀文的带领下,赴其家乡枫围公社胜利大队展开实地调研。他们逐户走访,甚至深入至与枫围公社相邻的浙江嘉善农村,所见最多的是农村妇女珍藏于箱底的刺绣,这些刺绣大多为其出嫁时母亲所赠的陪嫁物品。此类刺绣作品对吴彤章产生强烈触动。他回忆道:“这些刺绣对我的触动非常大,通过这些刺绣,我看到了农民的艺术天分和独特的审美取向。我当时就想,我们终于找到了金山农民画的土壤!”这些刺绣于造型上夸张,于配色上鲜艳,于构图上饱满,展现出浓郁乡土特征,蕴含对生活的深切热情。吴彤章意识到,金山农民画应从刺绣、剪纸、灶壁画、蓝印花布、泥塑、木雕、砖刻等多种民间艺术中汲取文化养分。

随后,金山县文化馆在全县范围遴选一批擅长刺绣、织布、剪纸的农村妇女,邀请其参加农民画创作学习班。辅导教师采用独特教学方式,使学员以“把纸当布、把笔当针、把颜料当成有色丝线”的理念进行创作。尽管多数学员此前从未接触绘画,甚至部分人在起步时已年事较高,但其长期积累的生活观察与民间艺术经验与新的表现形式产生互动,从而创作出风格独具的金山农民画。

1977年1月,上海市文化局、市美术创作办公室与金山县文化馆在上海美术馆联合举办

《金山县农民画展览》,展出作品162幅,观众逾万余人次。1978年9月,“1978年全国农民画展”中金山农民画入选9幅,其中8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同年12月,第二届金山农民画展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展出作品95幅。1977年与1978年连续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专场展览,金山农民画的集中呈现获得上海美术界广泛肯定,奠定其在上海美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山农民画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1980年4月27日至5月20日,金山农民画首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专场展览,展期内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周而复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蔡若虹、副主席江丰、华君武等领导与专家亲临参观,作品受到高度评价。同年9月,140幅金山农民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展出,引发海外观众热烈反响,金山农民画自此进入国际艺术舞台。

1984年,金山农民画社成立,1992年更名为金山农民画院,设立创作室、陈列室、工艺品展示室、中外接待室及销售部,标志金山农民画迈向产业化发展。1988年,金山区被文化部授予“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称号。1989年,金山农民画院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专业农民画院。同年,金山农民画社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共建“上海美术学院现代民间美术研究室”,为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1977年至1997年的二十年间,金山农民画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武汉、成都、杭州、长春、南宁、西宁等城市展出5000余幅,举办近百场次。先后有120余幅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艺术研究院、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筹)、上海美协、上海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并有30余人次获国家及省市级一等奖。至1997年,金山农民画赴欧、美、亚、大洋洲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交流,计2700余幅作品。

1.3 世纪之交的转型探索（1998-2012 年）

进入新世纪，金山农民画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1998 年 12 月，金山农民画作者陆永忠创作的宽 7 米、长 16 米的长卷《农家乐》获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证书，作品中人物超过 5000 人，集中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崭新面貌，体现了农民画从再现场景向叙事空间建构的审美转向。2006 年是金山农民画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10 月 18 日，中国金山农民画 30 周年精品回顾展在上海外滩 18 号创意中心开幕。开幕式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金山区“中国农民画之乡”称号，“中国农民画艺术研究中心”同时落户金山。金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并筹资 1000 万元设立“农民画专项基金”，用于支持人才培养、推动创作实践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从制度与政策层面强化了金山农民画的文化传承能力。

在此时期，金山农民画的创作群体发生显著变化。从最初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分散式创作群体，逐渐转向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农民画家队伍。金山农民画院内多位作者接受过专业美术训练并取得较高艺术成就，标志着金山农民画逐步由民间自发表达走向具有专业素养的创作体系。与此同时，金山农民画在艺术语言上也出现新的拓展趋势，从传统技法向图式创新、材料实验和媒介转换等方向延展。张新英在创作中引入意象化语言，将民间刺绣色彩及“一当十”的概括性造型方法融入作品；陆永忠则通过“农耕+绘画”的复合方式，将农民画图像逻辑植入彩色水稻种植，形成“巨龙舞梦”等大地艺术景观，展示金山农民画向跨界艺术与景观艺术拓展的可能性。

2007 年，金山农民画被列入首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标志其文化价值获得官方制度确认，并为后续保护传承提供法律依据。

此举不仅提升了金山农民画在区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使其在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传承再造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获得制度化保障。

1.4 新时代的创新发展（2013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山农民画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在传承保护方面，金山区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非遗保护体系。截至目前，共培育农民画画师骨干 200 余人，其中 27 位获评市、区两级非遗传承人，32 位被金山区政府命名为金山农民画画师。金山农民画通过“种画育人”创作学习班等渠道进入校园，累计受益学生超过 2 万余人，并有 200 余人进入相关行业，从而形成了教育、传承与产业衔接并行的系统化结构。

在产业发展方面，金山农民画逐渐形成集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化旅游与文创产业为一体的复合平台。目前已设计相关文创产品 600 多项，其中近 200 项投入生产，涵盖礼品、家居、旅游纪念品、文化用品、茶产品与画作六大系列。金山还陆续在中华艺术宫、东方明珠塔、上海中心等十余处重要文化地标设立展示空间，并开发或导入农民画主题民宿、书店等新业态，体现传统艺术在当代城市文化场景中的再嵌入。

近年来，金山农民画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从 AI 互动体验、AR 数字艺术展到数字藏品开发及表情包等轻量级应用。“数字技术的融入显著拓展了其传播方式，使这一传统艺术以更年轻、更开放的形态面向公众^[1]。”2023 年，中国农民画村被上海市文旅局授予“金山农民画非遗工坊”称号。翻新后的农民画博览苑以 260 平方米的文化空间承载展示、教育与互动等多重功能，通过掐丝珐琅《花与鸡》等展品梳理艺术脉络，并利用 AR 导览与动态画作等互动装置增强观众体验，凸显数字媒介在非遗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2025 年 1 月 8 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布“新

生活·新风尚·新年画”美术作品展览评选结果，金山农民画院报送的15幅佳作成功入选，展示了金山农民画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延展性。整体来看，自2013年以来，金山农民画的发展呈现出传承机制不断强化、产业链条持续拓展、数字赋能不断深化的综合趋势，体现出其在新时代文化生态中的强劲生命力。

2 艺术特征与创作技法研究

2.1 艺术风格特征

在构图方式上，金山农民画体现出与学院美术体系截然不同的视觉组织原则。其核心审美取向“饱满、对称、繁盛”的视觉陈述模式，反映了农民以务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空间理解方式。画面常采用“消隐透视”（anti-perspective）原则，通过多个视角的叠置呈现“多时段、多地点、多事件”共存的视觉结构，使画面中的事物不再服从单一的透视规律，而转向一种基于生活经验的空间拼陈。这种结构不仅增强叙事能力，也体现了农民画创作者对生活细节的全面捕捉与综合呈现。

在造型表现上，金山农民画并不追求写实性，而更重视“抽取事物最为显著的特征进行再创造”^[2]。创作者往往以朴素的生活观察将物象提炼为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特征，使其造型呈现出“概念化”与“符号化”特征。例如，对牲畜、农具等物象的处理并不遵循严格比例，却能在关键部位强化表现逻辑，使观者能够通过图形立即识别其文化指向。这种手法不仅反映了民间绘画强调“意象胜于真实”的传统，也体现了农民画创作者在视觉表达中的主动选择与文化赋义。

金山农民画的色彩体系具有极高的装饰性，“它注重民俗生活的反映、感情色彩的运用[3]。”其色彩语言不依赖固有色，而是以民间工艺传统为基础运用高纯度色彩，形成“亮度强、饱和度高、对比度大”的审美风格。民间刺绣、布艺、

纸扎等工艺的视觉遗产在其中被高度转译，使色彩成为一种具有文化指向性的语言。例如，红色象征喜庆与丰收，黄色代表光明与福祉，绿色表达生命活力与自然意象。色彩不仅承担美学功能，更构成金山农民画中“价值观—情感—象征”的重要纽带。（图2）

总体而言，金山农民画的审美特征体现为“生活经验—民间工艺—主观表达”的三重结构，其风格形成为研究民间艺术现代化的重要案例。



图2 陈惠方 沪派江南——新元圩田农耕图

350×200cm 宣纸、水粉

2.2 多元融合的创作技法

金山农民画的核心创作技法体现为多元融合。（图3）其艺术体系深度吸纳江南地区多种民间艺术的视觉经验与审美逻辑。正如开拓者吴彤章所强调，现代农民画必须扎根乡土文化，以地域性的民间艺术传统为基础进行转化与创新，方能保持艺术生命力并形成独特风格。

刺绣技法的融入是金山农民画最具辨识度的特征之一。创作者将盘金绣等针法转译为绘画语言，以细密线条模拟刺绣纹理，使画面呈现富于质感的装饰性肌理。如曹金根的作品在处理鱼鳍时，通过细致线条表现刺绣般的纤巧触感。辅导者倡导“以纸代布、以笔代针、以颜料代丝线”的创作理念，使传统针线的视觉逻辑转化为绘画图式。部分具有刺绣背景的创作者（如张婉英）更直接将绣花与印染纹样融入图像结构，形成绘绣相通的视觉体系。

剪纸技法则主要体现在镂空感与平面化表现上。创作者在描绘乡村建筑、屋舍门窗等元素时，以色块切割营造类似剪纸镂空的视觉效果，同时通过去线条、平涂法和散点透视的综合运用，使画面呈现简约而灵动的视觉特征。许多创作者由于具备剪纸经验，因而在绘画时自然带入类似图形语言，使田野图景兼具装饰性与象征性。

此外，金山农民画还吸收灶壁画、蓝印花布、泥塑、木雕、砖刻等民间工艺的造型逻辑和审美元素，其传统工艺的结构图式与色彩经验在现代绘画中被重新激活。多源民间艺术的融合不仅丰富了金山农民画的图像体系，也构建了其独特的文化符号结构，使其呈现出兼具乡土记忆与审美创新的艺术面貌。



图3 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教师朱希 七彩魔都我的家
250×250cm 丙烯

2.3 题材内容与文化内涵

金山农民画的题材呈现显著的多样化特征，其核心内容围绕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展开，涵盖自然风光、民俗生活、节庆活动、文明生产、二十四节气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所见皆可入画”的生活记录功能。从整体上看，这些题材构成农民视觉经验的系统图谱，通过图像叙事方式呈现乡土社会的日常结构和文化逻辑。

劳动生产场景是金山农民画的重要题材之

一，既包括砬谷、踏水车、舂米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涵盖现代化农业的场景变化。陈惠方《沪派江南——新元圩田农耕图》通过描绘从田间耕作到集市繁荣的连续生活图景，构建了一种覆盖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复合叙事结构，体现新元地区千年稻作文明的历史延续性。

在节庆题材中，画面常呈现舞龙、祭祀、婚嫁、节庆仪式等内容，其结构与民间社会的礼仪体系高度一致，具有明显的文化象征功能。节庆图像的重复出现不仅强化了其社区记忆功能，也成为农民画表达“集体感情与价值共识”的重要媒介。

金山农民画不仅记录地域性的风土民情与民俗结构，同时也呈现时代变迁中的现代性主题，如科技兴农、乡村振兴等图景，反映了乡村生活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转变。在艺术观念上，金山农民画遵循“外拙内巧”的美学原则，强调以朴素笔触表达生活经验，以情感驱动色彩铺陈，以主体感受重构物象形态。创作者通过心手相应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经验与审美判断转化为视觉语言，使作品呈现出质朴而富有精神内涵的艺术魅力。。

3 保护机制现状研究

金山农民画的艺术风格与技法体系虽源于乡土生活与民间工艺，但其延续与发展并不能仅依赖创作者个人的经验与审美。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艺术形态要保持活力，必须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中获得新的支撑。因此，在理解金山农民画“如何画成”的同时，也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如何被保护与延续”。接下来的章节将从制度建设、传承空间与媒介变革等角度，考察金山农民画在当代语境中的运行方式。

3.1 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金山区农民画院与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承

办首届中国乡土绘画（农民画）作品展览，旨在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乡土文化精神为核心，通过农民画这一视觉媒介呈现新时代城乡生产生活、民俗风情及自然风貌，进而传承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并记录乡土社会的时代变迁。金山农民画的保护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系统推进，并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和资金保障机制。（图4）

在政策层面，金山区制定了《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金山区非遗传承基地标准》《金山区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制度》《金山农民画家创作扶持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构建起区、镇、村（居）三级非遗保护网络。通过政策的制度化与体系化安排，金山农民画在传承人认定、经费保障、场所提供、活动组织等方面获得明确的制度依据。

在资金支持方面，金山农民画享有多渠道的财政投入。根据上海市级非遗专项资金的分配情况，金山农民画艺术项目在不同年度获得8万至10万元不等的专项扶持，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传承人授徒传艺、交流展示、非遗档案记录整理、研究出版及展示展演等活动。此外，金山区还设立区级配套资金，对传承人提供财政补助、传承场所支持及必要的创作资源保障，形成市区联动的资金支持结构，为非遗项目的可持续传承提供制度化的经济支撑。

在制度保障方面，金山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传承人认定与管理体系。依据《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认定保护管理办法》，传承人可获得传承场所、专项经费、授徒传艺机制等多项权利，同时也承担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参与公益宣传等义务。通过权责对等的制度安排，金山农民画的保护工作实现了制度化运行与规范化管理的有效统一。



图4 签订成立“中国乡土绘画联盟”

3.2 传承基地与展示平台建设

传承基地是金山农民画保护体系中的核心节点，它不仅是技艺传承的场所，也是文化再生产的空间实践。枫泾镇的中国农民画村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作为国家3A级景区，同时又是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这一空间承载了艺术创作、文化展示与乡村旅游等多重功能。在这里，日常生活与艺术实践天然交织，创作活动不再抽离于社会场景，而是在真实的乡土文化环境中展开，使艺术与生活保持有机联系。（图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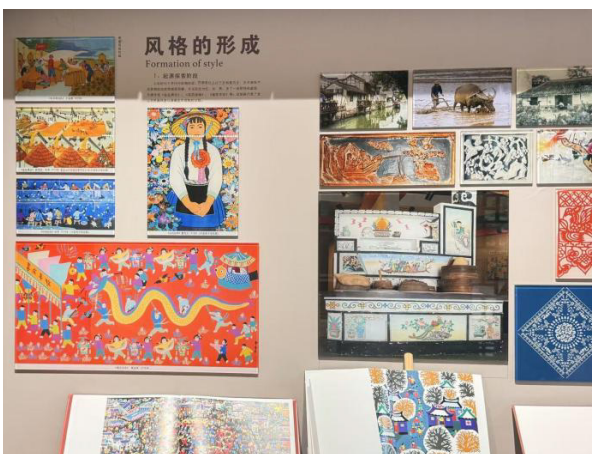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金山也在主动探索农民画的公众传播方式。例如，通过举办艺术节、研学项目、非遗体验课程等，传承活动从封闭式课堂逐渐走向开放式文化空间，使农民画在更多语境中被观看、体验与讨论。对于非遗而言，这种开放式传播不仅扩大了影响力，也让更多公众得以与传统文化建立情感联系。

通过对中国农民画村的实地考察可见，金山农民画以构图饱满、造型质朴、色彩明快等总体特征见长，强调主观感受的表达逻辑，不受自然造型与色彩规律的限制。随着社会变革与科技进步，金山农民画在传承与发展中面临新的挑战，如市场风格趋同、创意开发与设计体系不够立体等问题逐渐凸显。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学中，金山农民画的传承保护策略包括开展现状调研、编排教学案例、制作影像资料及录制微课视频等，以规范课程体系，推动非遗资源在教育体系中的再利用。

图5 金山农民画的展示1



图6 金山农民画的展示2



作为指导与传承机构，金山农民画院在研究、传承与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该机构依托社区、学校、村居、军营、工作室与民宿等多种空间载体，吸引公众主动参与非遗体验与学习^[3]。”王彬雪的研究指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画的创作真实性与更新能力受到挑战^[4]。”这一观点也从侧面强调了传承基地建设对于维系创作活力的重要性。

在中国农民画村展览馆内，金山农民画的数字化应用得到集中呈现。展馆陈列大量以农民画风格为基础开发的钥匙扣、水杯、瓷盘等文创产品，展示其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延展。此外，馆内设置的多媒体互动设备能够将静态农民画转化为动态叙事影像，使参观者在参与式体验中理解农民画的视觉逻辑与文化内涵。（图7-9）

图7 金山农民画的文创周边产品1



图8 金山农民画的文创周边产品2



图9 金山农民画的文创周边产品3



3.3 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的应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构，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5]。”随着数字媒介与文化产业深度互动，金山农民画的数字化探

索逐渐成为其保护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从图像档案采集到互动展陈,从AR叙事到数字藏品开发,数字技术不断改变着传统民间艺术的观看方式与传播路径。“大数据技术在非遗中的应用主要聚焦于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保护、数字展示传播以及文创产品的创新开发,有助于推动非遗资源的标准化、规范化与体系化发展^[6]。”

通过对中国农民画村的现场观察可见,金山农民画的数字化传承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性与科技感。展馆内设置多种交互感应装置,可将静态的绘画图像转化为动态叙事,在参观者进入感应区域后,作品从静态图像过渡为动态画面,以沉浸式方式延展传统农民画的叙事能力与表现维度。此类数字化展示模式突破了传统展陈的视觉限制,使受众在互动中深化对农民画图像结构、符号逻辑与文化内涵的理解。

图 10-11 中呈现的农民画电子演绎系统即为该类数字应用的典型形式。该系统利用数字技术重构农民画的视觉表达机制,使传统非遗在数字媒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实现了文化传播方式从静态观赏向动态体验、从单一呈现向参与式理解的转变。

图 10 金山农民画的电子演绎 1



图 11 金山农民画的电子演绎 2

4 结语

“金山农民画的发展历程清晰展现了一种从乡土文化走向当代公共文化的独特路径^[7]。”无论是早期依托农村生活经验的自发性创作,还是之后逐渐制度化、体系化的保护建设,金山农民画都映射出民间艺术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适应能力与创造力。进入新时代,其文化传播方式不断扩展,创作群体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使这一传统艺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获得持续生命力。

从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传承机制的持续强化以及文旅产业的深度参与,共同促使金山农民画在区域文化建设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支撑结构。然而,真正维系其文化价值的核心,仍然是创作者与社区共同保持的文化情感与日常审美习惯。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复制技术的快速发展,诸如“丝网版画”印刷等方式逐渐成为农民画产业中的常规生产手段。“在复制技术主导的生产模式下,作品呈现出高度雷同的特征,不仅削弱了金山农民画依靠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所形成的独特吸引力,也在无形中压抑了农民画家的原创动力和创作热情^[8]。”

事实上,金山农民画所承载的乡土叙事、人文象征与民间审美,其价值并非源自其“古老”属性,而在于它能够持续、生动地表达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经验本身构成了文化得以延续的内在韧性,为传统艺术的再生提供了不可

替代的情感基础。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又为金山农民画打开了新的展示方式与传播路径。通过互动展陈、动态影像、数字档案与数字藏品等技术手段,农民画得以进入更广泛的公共空间,也使年轻群体能够以更轻松、直观的方式接触这一传统艺术。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数字化不仅扩大了金山农民画的受众范围,更推动其从地方性艺术向城市文化乃至网络文化中的新型视觉资源转变,进一步拓展了其当代传播与社会参与的可能性。然而,数字化技术的介入并非单纯的助力,它也可能在悄然间改变艺术的呈现方式与理解方式。在互动系统中过度强调视觉刺激,可能使观众停留在表层的趣味体验,忽略作品背后所依托的生活世界与象征体系;动态化呈现带来的“即时观看快感”也可能弱化传统绘画中“凝视—体会—沉浸”的审美节奏,使作品的“灵韵”在被不断拆解与再包装的过程中逐渐稀薄,“只有将继承、借鉴与创新并重,才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之路^[9]。”

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在放大作品可见度的同时,也在重塑它的文化语境。当图像被快速复制与加工、被用于各类商业化设计时,其原本承载的民俗意味、社区记忆与文化象征可能被稀释为“可消费的视觉符号”。这种现象并非金山农民画所独有,而是当今非遗项目普遍面临的文化异化风险。在这种意义上,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创造新的文化生命空间,也在无声地推动艺术从“文化经验”向“视觉资源”转变。

因此,金山农民画未来的保护与发展,不能单纯依赖技术介入或产业促进,“文化衍生产品作为新生事物、现代制造业的新增点,需适应现代人生活方式和个性需求^[10]。”而应在“文化本体性”与“媒介创新”之间建立更稳健的平衡机制。数字化不应成为对传统的重新包装,而应

成为理解与延展传统的工具,使创作者、研究者与公众能够在技术支持下重新进入作品内部的生活结构与文化逻辑。在新时代语境中,金山农民画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制度保障与产业结构,也依赖其能否继续成为一种“能够被共情、被观看、被记住”的文化表达方式。唯有在传承原初精神的基础上持续创新,才能确保金山农民画在未来的文化图景中保持其独特而恒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2)DOI:10.3969/j.issn.1000-2456.2012.02.007.:49-55.
- [2] 高秦艳,黄光辉.上海传统金山农民画的审美特征及其设计开发探索[J].包装工程,2013,34(14)DOI:CNKI:SUN:BZGC.0.2013-14-000.:5-8.
- [3] 侯雨豪,廖冰艳.金山民间艺术传承现状研究——以金山农民画为例[J].艺术品鉴,2017,8(8)ISSN:2095-2406.:116-117.
- [4] 王彬雪.上海金山农民画的传承问题与对策探析[J].文化产业,2020,9(27)ISSN:1674-3520.:102-103.
- [5] 姚国章.数字技术在非遗中的应用与典型案例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0(6)DOI:10.12189/j.issn.1672-8505.2021.06.008.:65-74.
- [6] 姚国章.数字技术在非遗中的应用与典型案例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0(6)DOI:10.12189/j.issn.1672-8505.2021.06.008.:65-74.
- [7] 哈思阳.中国民间艺术:金山农民画[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ISBN:978-7-5322-3748-4.:1-186.
- [8] 马萍,李康化.农民画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

——以户县、金山和龙门农民画为例 [J]. 惠州学院学报, 2015,35 (1):30-36.

[9] 张祖群, 赵浩天, 刘芳铭.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艺术间性表达 [J].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2024 (1):329-347.

[10] 侯雨豪. 基于金山农民画艺术衍生品设计核心竞争力探析 [J]. 艺术教育, 2018 (4):186-187.

作者简介:

刘磊 (1986—), 男,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博士。目前工作于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讲师。研究方向为: 数字媒体艺术。

江滨 (1962—), 男,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目前工作于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教授。研究方向为: 可持续设计, 设计史论研究。

周泽辰 (1997—), 男, 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硕士。目前工作于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助教。研究方向为: 数字媒体艺术。

张书豪 (1998—), 男, 泰国宣素那它皇家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 视觉艺术与设计。